

□ 责任编辑 / 徐小禾  
□ 制 作 / 钱海莺

投稿信箱：542876183@qq.com 热线：80865301

中华医药，国之瑰宝，皋东地处东部沿海，自古经济繁盛，明清以来，药铺林立，名医辈出，医术精湛，虽近代以来中医药呈现衰微之势，在古代及近现代为本邑民众的生存繁衍功不可没，书写了一段杏林传奇佳话，值得后人铭记。

**一、药铺济世长**

过去皋东百姓小病求教于药铺店，凭中医的药方抓药，一般药店也有坐堂医生，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吃过西药。据统计清末民国初年，皋东大地就有中药铺 119 家，遍布各大集镇乡村。

当时掘港有广仁堂、钱泰记、宏仁堂、介寿堂等知名中药铺，其中宏仁堂是百年老店，创于清代，位于上真庙东侧，在北街上三间面门，药柜高大规整，直到本世纪初二号街区拆除该药店还存在，应该属于县医药公司的门市部，省著名老中医季汉源先生家住在附近还常去店里坐坐。马塘有郭太和、李万康、同德生、泰和裕、仁寿堂等药铺，马塘七里镇仁寿堂治疗毒疮秘方疗效显著，留下了“七里镇的痒疮膏一把抓”的歇后语；栟茶有卫生堂、天和堂、万福堂等药铺；岔河有叶太和、恒春祥、乾元德等药铺；丰利有葆山堂、种福堂、同春堂等药铺；双甸有天寿堂、泰和堂、大安堂等药铺；苴镇有东西生生堂、良心堂等药铺；病房有大生堂、长春堂、杨同福等药铺。这些药店供应地道药材外，还有丸散膏丹等中成药，做到遵循古法，照方修合，精益求精。也有亦医亦药的药铺，掘港北街永升巷内的天生堂，掌柜的马玉清先生也是中医师，行医销售于一体。过去贫苦人看不起病，有大的商号委托药铺店施医送药。民国初年，掘港四乡八镇的穷人若家有人生病无处求医，就可到南街管家大门堂找族长管大椿说明情况，领取专用空白处方单子，再找正街混堂巷西的名医季少山先生就诊，开好药方子到宏仁堂抓药，费用由管家大门堂资助。

医药性质相关，所以药铺店管理严格。药匣称作“药斗”，分为三格，按照药的性质或者药性味，使用频率来分布排列。性味相反或者外形相似的药物不能放在一个抽屉里，各大药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排列“药斗”。整个药斗过程程序严格，以防差错。药铺规定顾客必须在柜台以外，伙计照方抓药。抓药前先粗看，如缺哪一味，立刻告知。然后在柜台铺好大小包装纸，依次用戥子称量。称好后包好用麻绳系牢，同时和顾客交代清楚。病人根据药方医嘱煎药，煎药一般用砂锅，锅子不得借人，药碗用完扣在桌子上，病好了就丢弃。药渣倒在路面上，意思让路人“带灾”。笔者小时候邻居钱家解放前是开钱泰记药铺的，钱老先生常讲起药铺的事情，空了还常帮人加工药材。小时候偶尔去药铺，一般是掏马蜂窝、捡知了壳、采枸杞……卖给药铺换些棒冰钱，想想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**二、医家群英会**

古代皋东处沿海荒蛮之地，祖先辟草垦荒，生存条件恶劣，医疗条件较差。那时候“巫医不分”，原始医药由此诞生，口头传说较广，不见于记载或语焉不详，时至今日在乡村仍然有“巫医”存在。至明清时期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封建鼎盛期，民间医药随之兴起，药铺、中医遍布城乡，明洪武十七年（1384 年），如皋县衙设立医学科管理医务。明万历年间开始有执业中医，至清代中叶，人口聚集，掘港、栟茶、马塘、丰利等镇渐具规模，中医随之兴起，名医辈出，出现了不少世代相传的中医世家，据《如东县卫生志》载清末民初全县名中医就有 82 位。

提到如东中医世家，掘港季氏中医首屈一指，小时候常听老人提起，差不多成了本地中医的代表。季家祖籍宁波，约清乾隆年间迁掘港，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六代中医，三代名医，古有云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实属不易。季家大门堂原来在掘港北街，共有六进房子，布局合理，功能齐全，可视为医家宅院的典范。一进是通道，停放自家及来人的黄色包车；二进敞厅作诊疗之所；三进为车夫卧室及厨房；四进为季先生及家人住宅；五进是客厅书房，陈设雅致，会重要客人；六进是库房，存放名贵药材等。

**三、风雨小洋楼**

清朝末年，西风东渐，西医也随之传入皋东，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帷幕。据载民国 5 年（1916 年），夏士龙医生在掘港创办中西医局成为皋东西医的发端，后来栟茶紫东医院，掘港仲华医院相继建立，民国期间本县就有各类西医院 15 家，笔者猜想这些医院中应该有部分为中西医结合医院，掘港十里墩的石光斗先生民国 28 年（1939 年）在马塘开设光斗医院，其孙石爱亭就讲过他家是五代祖传中医。皋东历史上最著名的西医当属掘港的小洋楼—国梁医院。

清末有大批海门移民来如定居，蔡氏三兄弟定居在掘港。大哥蔡国梁学医，二哥蔡国栋学营造，老三蔡国柱经商，全家奉信奉天主教，征得地方官员许可在西街建立天主教堂，同时建立三合院二层砖木结构洋楼一座，为掘港最早的欧式建筑，洋楼和教堂相得益彰。解放前有大批信奉天主教海门民定居在镇郊丁家棚儿（如皋运河丁棚桥东南侧），至今风俗习惯不同于当地人。

来又来了几次，数月后病人竟然痊愈，特地带着礼物登门感谢，可惜那时季先生已在几日前仙逝，病人垂泪在季家门口呆呆立了好久。

季少三先生传人很多，后来都成为中医骨干。陈道权（1916—1991 年），季少三先生弟子，深得真传，认为“温病伤寒原一脉，古方时法实同源”，辩证施治，治论得法，名噪一时。中年以后任教，培养出大批中医人才。郭振（1924—1995 年），如皋人，初为季少三先生拉黄包车，后在先生的指导下努力学习中医理论，学成后以针灸推拿济世。其笃信佛教，恤老怜贫，增医赠药，深受病人敬重。这有点“少林寺扫地僧”的意味，印证了季氏医生的博大精深。改革开放后，郭先生积极奔走，为恢复重建国清寺做出了贡献。

季氏中医六代季汉源（1920—2006 年），在秉承家学的基础上，考入上海国医学院深造，学成后随父侍诊，后独立行医，屡起险症，名噪桑梓。1951 年参加掘港联合诊所，1956 年入人民医院中医科。博采众长，借鉴现代医学化验提高诊疗效果，擅长肝病、乙脑、支气管病治疗。著作颇丰，多次在省市县学术交流会上交流，1983 年当选省人大代表，退休后仍坚持坐诊。

过去在掘港陈氏中医几乎与季氏齐名。陈朗清（1899—1992 年），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，江苏省名老中医，擅长中医妇科，对温病研究尤见专长。建国后任县中医院和市医院副院长，曾受南京中医学院之邀带班教学。陈先生三个儿子均从事中医药工作，长子陈继明（1919—1989 年）医术高明，1952 年与朱良春、汤承祖等创建南通中西医联合诊所，为南通市中医院的前身，擅长温病杂症、妇科治疗，后担任省中医学会理事。

马塘周氏中医在省内闻名遐迩，周筱斋（1898—1989 年），专攻内科、妇科。1954 年应省卫生厅之邀创立省中医院和省中医学院，卫生部曾授予其中医师证书，为全国名中医。其子周仲英（1921 年），国医大师，对中医内科研究造诣颇深，曾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，卫生部药政局品评委员，全国中华医药会常务理事，至今仍活跃在中医医学界。

此外，栟茶姚九江、蔡观明，丰利王我春、马久襄，潮桥戚儿康，双甸任生、任大枢，岔河张西垣，苴镇袁振新，兵房施伯支等名中医在医界享有盛誉，民国年间本县发生多次疫病，这些医家扶危济困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佳话。

过去掘港街上还流传陈家大门堂陈先生为通州知州母亲治病的佳话。清朝末年，西街陈家大门堂的陈氏中医医术精湛，是时通州知州的母亲生病，久治不愈，邀请掘港中医陈先生就诊，竟然药到病除，知州母亲遂收其为干儿子。一日知州来掘港陈家做客，知州轿子正欲进陈家大门堂，适时陈先生正要乘轿子出诊，两厢谦让，门堂狭小，进退不得，最后让知州先进。后来知州建议把门堂扩大，但按清代规制，一般人家不得擅自扩大门堂，知州后来询问得知陈家祖上有人中过进士，同意陈家扩建，扩建后门堂可走双轿，知州题写“岁进士”的匾额悬挂在大门堂上。解放后陈家后代不再从事中医执业，许多明版医书都无偿捐献给国家。

民国 18 年（1929 年），国民政府卫生委员会拟通过《盲目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障碍案》，即废止中医案，激起全国人民反对。如皋中医研究会长沙元炳呈送《如皋县中医药联合研究会宣言》，丰利名医吴杏林、赵如珍参加赴京请愿。季少三、欧阳福宝、王我春、马久襄等医届名流撰文唤起社会舆论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废止中医案的倡导者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其岳母患痢疾西医久治不愈，奄奄一息，后求教京城四大名医的施今墨，竟药到病除，汪即不再反对中医，后在全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议案废止，1936 年《中医条例》颁布，中医药取得合法地位。

清光绪初年，季氏中医第四代季祝三，擅长治愈疑难杂症，被誉为神医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秋季，掘港流行瘟疫，季祝三根据病情，对症施治，带领全家日夜巡诊，倾库藏药材，大锅熬制药汤，救人无数，季祝三名声大噪。季氏中医第五代季少三（1888—1968 年），自幼聪慧，随父学医，深得父亲真传。季少三先生专攻医学研究，所著医案、医论、医话发表于全国著名医学刊物。建国后参加掘港联合诊所，将家中典藏古籍经典、注本医案近千策及祖传秘方无偿献给国家。季少三先生医术精湛，笔者小时候就听过季少三先生临终治病救人的故事。1968 年，有个环镇的病人病入膏肓，慕名找季先生，那时候季先生已被打倒在家赋闲，自己身体也不大好。季先生“望闻问切”一番后，开出药方子，病人照方子抓药，后

# 皋东杏林传奇

□ 赵一峰

## 奇



中医名家季少三先生



牌楼巷罗家中医眼科



小洋楼位于掘港北街西头，在西方寺斜对面，旁边的巷子因此得名洋楼巷。当时掘港建筑都是中式建筑，而这座小洋楼中西合璧，阳台雕花罗马柱，楼梯、窗户雕刻装饰西洋花卉卷草花纹，显得格外鹤立鸡群，所以小洋楼在老掘港的心目中还是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起初小洋楼由老三蔡国梁开设“清园菜馆”，后经营不擅关闭，恰此时大哥蔡国梁从法国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归来，1935 年遂在小洋楼开办“国梁西医院”。该院能实施下腹部、难产、截肢等手术，有病床 20 多个，是当时皋东条件最好的西医院，蔡国梁大夫的医术很高，早就会剖腹动手术。笔者小时候听奶奶说过以前达官贵人有病去国梁医院是个时髦，她二哥生大病也是去国梁医院。可见当时西医医院成为富裕阶层就医的选择，对一般百姓还是稀罕少有的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国梁医院苦撑开办。1941 年小洋楼部分被掘港中学借用，国梁医院 1946 年停业，后被国民党军队占据，1947 年蔡国梁医生去世。1951 年县政府由马塘搬掘港，县政府在小洋楼和教堂里办公，老百姓称作“老人委”。笔者上中学时有同学住在里面，常去那里玩耍。那时小洋楼已被作宿舍，白天去也有阴森恐怖的感觉。2006 年一号街区拆迁，小洋楼拆除前，笔者带着妻儿去看，周围的建筑都已拆除，小洋楼凸显出来，显得格外庄严高大。走进小洋楼，久不住人，一股霉味扑鼻，屋顶几处漏洞，风从上灌下来，木质楼梯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，让人后脊背发凉。壁炉依旧完整，各处依然可见当年高贵精致的模样，但小洋楼老了，随处可见破败之相，看了让人唏嘘感叹。据说该楼因为历史遗存，拆房料被封存，以后会易地重建。

百年风雨小洋楼，见证了如东好多历史瞬间，期待早日重见天日。

**四、专科领风骚**

过去皋东把医生和教师成为“先生”，含有极大的敬意，事实上很多医学世家亦儒亦医，称为儒医。掘港牌楼巷的罗家即开私塾又开诊所，罗亚屏（1892—1964 年）、罗应成（1926—2002 年）父子被称为“老先生”和“小先生”。罗氏祖传中医眼科，罗亚屏先生父亲罗汇川为皋东名医。罗老先生，秉承家学，医德高尚，使很多眼疾患者重见光明。罗小先生继承传统又有创新，医术精湛，深受患者敬重。除行医外还授课教学，擅长书法，尤其是隶书，笔者在罗家就见过小先生写的真草隶篆四条屏，功力不凡，1959 年县烈士陵园纪念碑碑文出自其手笔。

历史上如东民间曾流传这样一段民谣，曰：“印家的喉、王家的疮，欧家的眼睛，王家的跌打损伤”，说的是如东清末民初几家中医专科。

“印家”指的是丰利印文中（1844—1924 年）、印福章（1893—1946 年）、印春山（1915—1981 年）三代中医，祖传喉科。擅长用“雄黄巴豆丸”秘方泻下，配合冰硼散、珠黄散等吹咽喉，疗效显著，还用铜钱绿锈入药，据说能够幕吹朝除，很多患者慕名而来。“王家”指的是凌河和凌民交界处北花市街的王大和（1830—1905 年）、王藻抒（1851—1919 年）、王丽生（1871—1963 年）医生，祖传中医外科。王家使用“黄生”专治疮痛。“黄生”为王家祖传秘方，用此药好不疼痛，有毒提毒，无毒生肌，效果显著。“欧家”指的是丰利名中医欧阳福保（1876—1957 年），清末秀才，精通中医眼科，闻名遐迩。为感谢其医术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“名重扁鹊”匾额赠送

给欧阳先生。“钱家”指的是凌民的钱岳山（1739—1814 年）、钱长勇（1776—1856 年）、钱云卿（1861—1939 年）、钱朗轩（1896—1987 年）先生，后迁居掘港郊区，钱家祖传治疗跌打损伤，享有盛誉。其秘方“铁箍散”活血止痛效果明显。钱氏后裔现在仍活跃在如东中医界，尽管钱朗轩先生已去世多年，很多老人有跌打损伤仍要找“钱朗轩”，其实在中医院坐诊的应该是其孙钱忠权大夫，笔者奶奶以前就常闹笑话，钱大夫总是要解释一番。

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，不慎双手脱臼，家人把我带到北街“马家佬”，过去除中医先生外，还有一些民间高人深谙医道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他们中有和尚、道士、剃头匠、店员、农民……遍布各行各业，治病只是副业，不收取费用。掘港上真观道长李拔云，生卒年不详，所制二龙丹、六一散惠及本地百姓，邻县也有人慕名求医问药。掘港的经晚岚（1875—1963 年）先生以开照相馆为业，擅长疮疡收丹，乐善好施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郊的张大先生，擅长儿科收风，祛除马口疮，在掘港周围名气很大。笔者幼年就曾收益于民间医生。大概两岁三岁时咳嗽不止，后在布店朱大娘处讨来偏方，她亲自用青鱼胆灌服，第二天就不咳嗽了。四五岁时